

攻媿先生文集

二十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六

四明樓

鑰大防

謚議

孝宗皇帝謚議

奉

勅撰

臣聞帝王之出治豐功茂烈生則著見於天下而其流傳於後世者則待節惠之名要皆取其盛者而傳之文王一怒而安天下非無武也武王告武成而作洪範非無文也取其盛者而傳之則備道全美可以一言定也甚哉孝之大也

十七

攻媿先生集卷第四十六

謚議

一

正

虞舜之大武王之達自漢歷唐無不謚帝為孝本朝累聖相承皆用舊典若夫集孝道之大成則未有如大行之盛者也恭惟大行至尊壽皇聖帝繩藝祖之武重光堯之華以天縱之能日新之德臨御天下二十有八載魏巍煌煌不可備述若形容天地繪畫日月則不容無辭方在初潛龍德而隱學聚問辨師教不煩日就月將君德昭著虔鞏勞謙共為子職日趨朝謁威儀雖肅雖莫窺其涯涘而中外屬心天人協應光堯內禪高視唐虞嗣位以來勵

精庶政召收故老尊禮元臣臨朝若神待物如
春崇節儉以革奢汰之風振紀綱以起偷墮之
習事無小而不紊人無微而不記機務雖繁酬
酢無壅立法定制動爲後則以科舉爲未盡則
立待補之法以蒐遺才以武舉爲未盛則優入
仕之級以收智勇年勞並用以裁濫賞而不致
於累遷銓闈加嚴以抑任子而又爲之限節改
秩必使之作邑謂舉以親民而使之治民御史
必取之賢宰謂受人之察而後可察人以周行
速化必使試郡而後爲郎以延閣清華必俟有
功而後除職監司守將必延見而臨遣癯老昏
繆之人不得而隱藏姦賊之吏必窮治而斥逐
清介潔廉之士則從而拔用朝士闕官乃除遂
無待次之淹要郡留闕選才遂無輕授之冗黜
賊吏之世賞進軍功於流內長慮却顧守之至
堅故雖日不暇給而四方靡然向化矣于時疆
場未寧戎車方駕激厲將士嚴備邊陲張皇六
師明見萬里中原起來蘇之望殊鄰多歸附之
民撫而有之還以爲用天威旣振戎虜畏讐雖
犁庭掃閭未快初志而信使復通減幣殺禮至

今無煙火之警苟非雄斷遠略何以臻此臨政
既久治道愈明物來能名事至輒斷精神之運
上際下蟠於天地之間智慮所關六通四闢於
帝王之德行公道以銷黨偏之蔽推平心而絕
喜怒之私間有水旱之變應天以實而禮文尤
備州縣之奏恐其不速蠲復之數恐其不多傾
困倒廩以濟其急賞勤罰墮以勵其餘民不知
其有凶歲亦隨以登熟幸太學幸祕省廷策貢
士布文教以振士風御鞍馬親弓矢申嚴軍法
立武事以張國威內外小大之臣無不列之屏
以待黜陟山川險要之地無不指諸掌以立防
閑治具畢張化風已成方且玩意希夷而無奉
道之過游心寂寞而無佞佛之迹作敬天之圖
兢懼愈深闡延和之殿諏訪愈切躬講讀之勤
設遺補之官其於保治有始有卒至於脫屣萬
乘燕居重華授受之際尤爲雍容嗚呼身退而
道彌高尊極而用彌儉是宜萬有千歲永處慈
宸而厭代登遐歸于帝鄉此羣臣萬姓所以攀
號擗踊泣盡而繼之以血也遠日有期恭定尊
謚請之南郊以詔萬世謹按謚法曰能官賢才

曰哲帝德廣運曰文應變無方曰神保大定功
曰武持盈守滿曰成慈惠愛親曰孝迹夫知人
而善任使文武各得其用非所謂能官賢才乎
修德以來遠人矢文以洽四國非所謂帝德廣
運乎酬酢以周萬幾圖回以盡衆智非應變無
方乎妙韜略而不用極聰明而不殺非保大定
功乎守基圖之廣大延國祚於綿遠非持盈守
滿乎若孝道之盛非惟臣子所不能稱贊雖考
之謚法求之六家語其甚盛者曰慈惠愛親而
已是則未足以彰 大行之孝也報本反始而

奉郊禋尊 祖敬 宗而事廟饗惟 高宗爲
天下而得人 太皇盡母道以愛子而 大行
天賦至性不可解於心備四海九州之養謹五
日一朝之儀委曲周盡猶恐不及兩宮九閨終
無間言固已風動四方震服夷虜 高宗屬疾
則衣不解帶躬自嘗藥及棄天下則勺水不入
於口倚廬有過於哀鄙漢文之短喪陋晉武之
無斷身服苴麻禮盡苦塊行有匹夫之所難哭
則哀動於左右虜使來吊止許朝於喪次顏色
之戚哭泣之哀虜使退而嘆曰 皇帝聖孝乃

如此大臣或進諭解之言則流涕被面曰大恩
難報羣臣感泣莫敢仰視易月之制既終因山
之役既畢孺慕無已追遠弗勝遂舉大寶以畀
聖子不曰倦勤不曰求逸惟曰不得日奉先
帝之几筵躬行聖母之定省又曰俾予一人
獲遂事親之心永膺天下之養於是御素服於
乘輿尊几筵於內殿退處聖室以終三年之喪
哀疚不忘齋潔自若欽事慈福溫清無違嗚
呼茲豈非集孝道之大成又豈慈惠愛親之所
能盡也 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宜天錫之曰

三真六

政規文集卷第四十一

禮十一

五

全德

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廟號 孝宗謹議

成穆皇后改謚議

奉 勅撰

臣聞帝王之興皆有天命夫婦大倫尤非偶然
曰天作之合曰天立厥配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於是乎在焉矧汾陽大家多為后族唐室憲宗
則有懿安之盛 皇朝 真廟則有 章穆之
賢姓系相承是生聖女慶鍾戚閨實媿 壽皇
生不及禕衣之榮歿而膺寶冊之禮又安別廟
將奉太宮宜改尊稱以從帝謚恭惟 安穆皇

后柔明懿淑慈順溫恭蚤儷王藩克盡婦道設
桑弧於門左屢占熊夢之祥帶弓韉於襟前每
啓燕祠之瑞云何不淑遽奄九原迨 烈祖之
御天眷元妃而追冊欲歌流荇傷不見於令姿
正號長秋遂疏恩於幽窆固已嚴烝嘗之奉崇
節惠之名綿慶祚於三朝介洪休於萬世 重
華厭代方服大喪吉窆因山行當升祔念今日
遺弓之痛旣切於神孫愴昔時故劍之求用承
於先志爰因 安穆之懿式遵 成孝之規謹
考謚法婦德均一曰成德化肅雍曰穆 安穆
皇后窈窕好逑有關雎之美用心專壹有鳴鳩
之德非婦德均一乎孝欽以奉舅姑和平以儀
閨門非德化肅雍乎伏請改上謚號曰 成穆
皇后

成恭皇后改謚議

奉 勅撰

臣竊惟 至尊壽皇聖帝臨御之初仰奉 高
皇首隆孝治正家刑國百度具舉而中闈久虛
陰教斯闕乃奉親命乃諏卜吉考正古制闕建
長秋 安恭皇后淑範懿德冠于後宮君子好

速遂正乎內坤承乾而時行月朔日以爲明禋
禴盛服助成 九廟之奉櫛緹具禮欽承 兩
宮之養母儀旣尊后德有輝而曾未數歲侵纏
椒掖方隆大練之飾終符素柰之祥求賢審官
未展周南之志感今懷昔空形宋文之策固已
極褒崇之典議 安恭之謚祭于別廟迄今二
十有八年矣 壽皇上賓萬國起號弓之慕孝
孫盡禮七月庀因山之役有司奏請定謚南郊
二后在天皆應改號以從 成孝之名謹考之
謚典曰夙夜警戒曰成謙而好禮曰恭 安恭

三四二

文姬文集卷第四十一

卷八十一

七

七

皇后共繭館之職以贊親耕之勤謹雞鳴之戒
以勉相承之道禁切外家不忤裏謁茲不曰夙
夜警戒乎躬節儉之德服澣濯之衣却貢獻之
珍麗遵圖史之箴規茲不曰謙而好禮乎伏請
改上謚號曰 成恭皇后

劉忠肅公覆謚議 大中

資政殿學士劉公輔政於紹興七年未幾而薨
距今五十有餘年矣中更權臣當國之久故家
泯然無聞公又爲趙丞相鼎深知同寅之人尤
無敢言者迨今始得出處之詳於行狀太常又

明其立朝體國之大節謚以忠肅可謂當矣嗚呼高宗皇帝身濟大業披荆棘而立朝廷一時人物雖經崇觀政宣之摧折靖康建炎之流離而元祐流風猶有存者趙公身任天下之重甄拔人望布滿中外論思勸講皆極天下選由是王政日修國勢日隆以啓中興是豈惟將帥攘却之功哉抑聞之趙公入相之初首白高宗必欲得公與王公庶爲執政以自助二人遂並用方是時君臣上下日夜講求恢復之計外與虜通使而爲備甚飭所謂行在所止爲時巡

之謀若不可以一朝居非若後日之晏然於此也公之同心輔贊力正國本太常之言皆家世舊聞參以記傳炳炳如丹而後公之名益顯望之如神人然公議之不可泯謚法之有益於天下如此可不務哉

王節愍公覆謚議倫

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以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跣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此雖非古先用人之道漢武帝所以能得竒才爲用蓋以此也靖康艱難事出倉猝承平百年衣冠

如雲習於久安不知所爲平時經明行修褒衣博帶之士狼狽失守不計其幾至有助桀爲虐忘君賣國不忍言者樞密王公名臣諸孫跌蕩不羈浮湛閭里不見其異一旦慷慨奮發論事激烈抗章敢言 欽宗爲之改容擢於布衣待以國士天下方知其爲竒男子也帥府旣建首爲勸進之舉 高宗募忠勇之士徃使不測之虜固有徇死以行者惟公機智勇辯氣吞豪酋徃來再三忠肝義膽折服倔彊和議之成爲力最多公之志蓋未已也故每當陛辭必以乘機用兵爲請勿復以臣爲意此其志豈止於和戎哉再使被留音問斷絕虜誘以高爵而不就脅以嚴誅而不懼引義南向伏劒以死郡邑爲之震動至畫像而祠之回視小廉之士其能以忠徇國視死如歸如公者寡矣太常易名曰節曰愍無可議者傳之來世抑以見取士之無方不應以細故而棄才也

楊惠懿公覆謚議 僕

謚所以易名也法苟應謚雖功烈不見於世亦必隨其人之所宜而稱之此孔文子之所以爲

文也故特贈光祿大夫少傅楊公某生長富貴
不知天下之憂患而抗志不羣篤志問學隆師
親友嗜書好古若有不能自己者古人以公子
而厲布衣之操者公實近之已而游太學擢上
第優游都城以致顯位是時四方無事朝廷尊
安周旋清華尤無以自見於事然因所職而建
言類老於世故者自詭治民休有惠愛晚登禁
途益有志於效忠孜孜論思時見一二不幸所
蘊未伸天不假之年而遽忽焉惜乎未見其止
也官簿已高一贈而至光祿禮官即其已行者

揆之以法謚以惠懿得其實矣尚何異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七

四明樓 鑰大防

進故事

唐鑑

李絳對憲宗曰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以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
至況罪之乎帝善其言帝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群臣進諫者猶往覆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毋但一二而已

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七

古言一

一

馬社

臣嘗謂近古敢言者在唐太宗時無如魏謩太宗嘗賞其直言證曰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然不然臣敢數批逆鱗哉在憲宗時無如李絳而絳之言如此不惟曲盡人臣之情蓋亦躬自蹈之而後能言之以此知一介之臣敢言於人主之前者至鮮惟在人主有以導之憲宗有意正觀之治謂事有違宜卿當十論毋但一二而已絳既能開廣帝意憲宗又能厲其群臣如此中興唐祚不在茲乎仰惟陛下和顏聽言好善忘執凡有奏對無不俯

納臣密侍清光實親見之而臣猶援憲宗李絳之言者蓋當國家閒暇人心易弛朝廷之上罕聞直聲又自聖躬康復以來群臣深恐仰勞聽覽奏事不敢遲久言而簡切固不在多第恐相習成風各務省事朝刪暮減恐無二三情實不輸事理不究群臣苟免煩瀆之過陛下因謂無事可言私憂過計昧死陳述願陛下厲太宗憲宗之志俾廷臣竭魏證李絳之忠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上下交泰以興治功聖度優容擇其可用者力行之顧何事之不濟哉竊見陛下視朝之際宰輔奏事已久亦難以坐至日晏壽皇在御之日多於進膳之後便殿引見臣寮得以從容詢訪此實陛下家法可舉而行也

資治通鑑

武德八年房元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宮齊府人之後太宗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

以新舊爲先後哉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爲政之體乎

正觀元年或上言秦府舊兵宜盡除武職追入宿衛太宗謂之曰朕以天下爲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

三年濮州刺史龐相壽坐貪污解任自陳嘗在秦王幕府上憐之欲聽還舊任魏證諫曰秦府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私恩是使爲善者懼上欣然納之謂相壽曰我昔爲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獨私故人大臣所執如是朕何敢違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九年岷州都督高甌生坐減死徒邊或言甌生秦府功臣寬其罪太宗曰甌生違李靖節度又誣其反此而可寬法將安施且國家自起晉陽功臣多矣甌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我於舊勲未嘗忘也爲此不敢赦耳

臣聞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賢爵罔及惡德

惟其能蓋官爵者天下之公器人主所以厲
世摩鈍犇走天下而天下爲之服役者以其
用之公也唐太宗由秦王嗣位其平日陪從
於左右者往往經百戰之餘冒矢石犯霜露
出萬死而得一生及見興王之盛者蓋無幾
也太宗以至公爲心雖有故人舊勲而求遷
官者未始輕予祈入衛者不肯偏用至於坐
貪者雖憐之而終遣之去犯法者雖不忘而
終不敢赦惟其見之明而行之果是以能成
正觀之治 本朝列聖故事一一可考 陛
下毓德春宮之義攀附之人官之祿之其人
甚多旣歷四年而扳援求請今猶未已動煩
宸衷曲爲區處臣願 陛下遠鑒文皇之公
心近遵 列聖之定法裁抑僥倖各使安分
而退聽則外此而妄求者亦當息心朝政清
明非爲小補

唐鑑

太宗正觀三年帝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
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
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

房元齡等皆頓首謝

臣聞機要之司譬之人身則喉舌也舜之命龍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蓋命令之出或出焉或納焉惟欲其允而已然必先之曰命汝作納言以納名官正欲其能納也命令之頒於天下猶飲食之入腹也飲食不擇則身必病命令不審則下必傷人之飲食也柔則當茹剛則當吐喉舌之責也若不問剛柔知茹而不知吐一過喉舌所傷必多雖欲悔之已無及矣大雅之稱仲山甫曰出納王命王之

喉舌惟其或出或納如喉舌之謹焉夫然後賦政于外而四方爰發也太宗其可謂知此者矣不惟聽臣下之言又敕責而使之言范祖禹亦曰朝廷設官分職非徒使上下相從欲交修其所不逮也苟取充位而奉行上令則是胥史而已仰惟陛下平心處事虛已聽言後省聞有論奏率蒙賜可不憚更改是將比隆大舜予違汝弼之訓而臣猶以太宗之事爲言者言切而易明事近而可鑒亦工執藝事以諫之意惟陛下行事每每如此

則聖德益新朝政益清正觀之治不難致也

三朝政要

太宗淳化四年六月以左諫議大夫魏庠司封郎中知制誥柴成務同知給事中事凡制勅之有所不便許依故事封駁以聞八月命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張詠同知銀臺通進司凡天下章奏案牘必由二司然後進御先是中外奏報但由尚書內省籍以下有司有司或行或否得緣而為姦禁中不得知外司無糾察之職至是始命敏中等謹視其出入而鈎稽焉事無大小不敢有所留滯矣九月以給事中封駁隸銀臺通進司應詔勅並令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張詠詳酌可否然後行下富弼等釋曰古者詔命皆中書奉行門下省審封駁改正厥有司存 太宗

親選向敏中張詠同判通進司等以察稽失二府奉行之過皆得改駁關防之意謹之於始也今之群臣多不舉職官有封還之名未聞駁正之實所以命令不由此司十有六七蓋因循之弊也

臣竊惟唐給事中之職凡百司奏鈔侍中既

審則駁正違失詔敕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李藩爲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卻之吏驚請聯它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批敕耶唐制之嚴如此中更五季寢失其職太宗皇帝深究治亂之原特振其職業妙選名臣爲之曰凡制敕有所不便許依故事封駁曰應詔敕並令詳酌可否然後行下則是事無輕重政無大小官無尊卑封駁詳酌是其職也近者給事中論奏除目或謂止當駁論橫恩不當及此臣深恐此論有誤宸聰使後省寢失其職紀綱廢紊所關者大是敢仰稽 太宗致治之要爲 陛下言之庶使後省臣僚得舉其職言聽計行以裨聖治臣不勝惓惓

漢書

高帝紀六年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云云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臣聞文王之爲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父子之道天性也一

日不見豈容自安漢高帝五日一朝其父比
之文武雖曰稍踈然文武皆以世子事親高
帝已有天下日見則有所不暇故立五日之
制焉 本朝列聖務盡孝道凡事 祖后
母后於宮中見之無時 至尊壽皇聖帝之
事 高宗正以異宮而處不得已俯從漢制
二十八年終始不倦 陛下今春過宮者再
恭請者一人情感悅歡聲四起自茲以後積
雨既不可出極暑又難進拜因仍至今五閱
月矣都人顛顛日望翠華之駕今則雨師灑
道之餘仲秋新涼之始伏望早降睿旨夙戒
有司講定省之禮上以奉 兩宮之歡下以
慰兆姓之望臣不勝惓惓

資治通鑑

唐正觀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云太上皇春
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
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
云云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還期以解
衆惑上深納之

臣竊攷唐太宗時高祖以太上皇居大安宮

而太宗欲往九成宮避暑馬周切諫以為車
駕此行欲已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陛下獨
處涼處溫清之禮竊所未安又曰九成宮去
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何以赴之
此皆忠臣愛君之切足以感寤主聽垂憲後
世仰惟 陛下誠孝著聞乃去歲之冬及至
日歲旦三詣 重華都人歡呼中外慶快今
猶未久也霜寒陰雨固難屢出竊聞 壽皇
近曾宣醫外間傳聞日望翠華夫以九成宮
去大安之遠馬周切切欲太宗之速還今則
鳴趨至近伏恐 壽皇思念敢望出自聖意
亟修定省之禮實天下幸甚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八

四明樓 鑰大防

序

止齋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序

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公傳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學不明久矣啖趙之後至本朝而後有泰山孫先生復尊王之說彌顯公是劉先生敞權衡意林等書訂證尤詳伊川程先生頤雖無全書而一序所該聖人之大法備矣自王荆公安石之說盛行此道幾廢建

三十九 文媿先生集卷第四十八 序 一 方五三

炎紹興之初 高宗皇帝復振斯文胡文定公

安國承伊洛之餘推明師道勸講經筵然後其

學復傳學者以為標準可謂大全矣東萊呂公

祖謙又有集解行於世春秋之義殆無餘蘊止

齋生於東嘉天資絕人誦書屬文一旦迥出諸

老先生上歛然布衣聲名四出六經之說流行

萬里之外而其學尤深於春秋某非深於此者

嘗涉獵諸公之書非不明白然亦不過隨文辯

釋間有前後相為發明者亦不見體統所在某

自客授之初即從止齋游雖不得執經其門嘗

深叩之同在西掖時始以隱公後傳數篇相示
因爲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於經
者其說卓然且曰自余有得於此而欲著書於
諸生中擇其能熟誦三傳者首得蔡君幼學蔡
旣仕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
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而此書未易成也
未幾去國而某亦歸雖若相忘於江湖而友朋
之來必以此書爲問雖親炙之者跪以請則曰
此某身後之書也迨卒於嘉泰三年而此書始
出其壻林子燕最得其傳又四年而後長子師
轍與其徒汪龍友以二書來某老矣如獲希世
之珍屏去它書窮晝夜讀之始盡得其大意嗚
呼盛哉蓋未有此書也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
切然以爲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以爲變例竊
以爲未安公之書不然深究經旨詳閱世變蓋
有所謂隱威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
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知有天
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
復知有王矣威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旣
亡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而復

微吳出而盟諸夏於越入吳而春秋終矣自杜
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賢
君其說甚詳而公以爲不爲平王亦不爲隱公
而爲威王其說爲有據依又其大節目如諸侯
改元前所未有齊魯諸大國比數世間有世而
無年至記厲王奔彘始有紀年古者諸侯無私
史乘與禱杙春秋皆東遷之史也書齊鄭盟于
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
是春秋之終始也隱威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
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諸侯專征而後千乘

之國有弒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
有弒其君者矣宋魯衛陳蔡爲一黨齊鄭爲一
黨公會齊鄭于中丘而後諸侯之師衡行於天
下罪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
之禍亦莫甚於五國是可爲不臣者之戒矣齊
威公卒鄭遂朝楚夏之變夷鄭爲亂階侵蔡遂
伐楚以志齊威之伯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
伯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書公孫茲帥師書公
孫敖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皆見三家之所從始
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

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夷夏之辨嚴矣自隱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於干戈無所不貶於玉帛之使則從其爵勸懲著矣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貶不於其甚則於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發至僖之三十二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極言魯之用天子禮樂以明堂位之言為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常用僖公始作頌而以郊為夸引

祝鮀之言為證此尤為前所未聞也若左氏或以為非為經而作惟公以為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指一書首尾專發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為丘明忠臣然多曲從其說非忠也公之章指謂君子曰者蓋博采善言禮也者蓋据史舊文非必皆合於春秋或曰後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依倣之或以凡例義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蓋愛而知其惡者乃所以為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後訖終篇多無傳疑有佚墜公之求於傳者

詳矣嗚呼與止齋游前後三十年不得卒業於其門既興殄瘁之悲而後得二書其間尚有欲質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撫卷三歎而不能自己也

息齋春秋集註序

吾鄉四明慶曆皇祐間杜楊二王及我高祖正議號五先生俱以文學行誼表率于鄉社先生又繼之講明經術名公輩起儒風益振厥後伊洛二程先生之興得其傳以歸者惟故禮部侍郎高公公天資純篤濟以勤敏師友淵源學問

精詣入上庠登舍選已有盛名諸公貴人爭欲壻之拂衣而歸建炎二年升補上舍紹興改元德音免殿試賜同進士出身十三年高宗初建太學遴擇名儒爲四方所推服者爲少司成公實應選士子雲集九學之規則皆所裁定明年三月車駕幸學講易泰卦於上前擢貳卿將嚮用矣以直道忤時宰一斤不復家居縶年中壽而歿泊端明汪公登從班奏言公學行出處之詳始詔復次對官諸子而公之名愈顯矣自頃王荆公廢春秋之學公獨耽玩遺經專以

程氏爲本又博採諸儒之說爲之集注其說粹然一出於正然猶未行於世也仲子得全知黃州始取遺藁刻之而屬某以序某生長外家汪氏於公有連雖生晚不及承教而猶記拜公牀下竊聞之公旣投閒杜門屏居畧不以事物自嬰日有定課風雨弗渝此書之所以成也嗚呼泰山孫公明復著尊王發微深欲明夫子褒貶之旨伊川先生則謂後世以史觀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自有春秋以來未有發此祕者公亦曰仲尼懼先王經世之法墜地莫傳欲立爲中制俾萬世可以通行故假周以立王法而託始於隱公焉且以文武之道期後王以周公之事業望魯之子孫也以此推之春秋固非一王之法乃萬世通行之法也其推明伊川之意類如此昔曾子每誦夫子之言則必曰吾聞諸夫子子夏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曾子罪之說者曰言其不稱師也觀公之序直引伊川之序不更一辭可謂稱師而知其所本矣伊川有序而傳未成公之書成而未有序此當屬之深於春秋者某何人而敢

與此黃州言之再四竊幸因得託名於不腐乃弗敢辭公諱閱字抑崇子孫能守家法其興蓋未艾也

古文孝經指解後序

古文孝經實吾夫子之舊秦火之後出於屋壁而顏芝所藏十八章已先行於世翼奉張禹等五人各自名家古文惟孔安國馬融爲之傳而又不顯隋開皇中劉炫爲作稽疑一篇已多譏笑唐陸德明亦云古文世旣不行隨俗用鄭康成注十八章本獨一劉知幾以爲行孔而廢鄭

諸儒爭辯蠱起明皇亦以今本注而序之書以八分刻之經臺猶在長安童而習之皆此也司馬文正公僅得古文於祕閣之藏爲之指解嘗以進 仁宗 哲宗而范太史祖禹繼爲之說噫自漢以來何其好者之寡也故信州使君季公天資純孝篤學好古尊敬此書又爲詳說不惟發明夫子之旨又以文正公之解隨文演暢用意甚勤辭亦詳備如愛敬可行於匹夫而惡慢不可行於天子如論忠順之不可失如不敢遺之機甚微而其効甚大又曰要道云者言所

敬者寡所說者衆也曰至德云者言所敬者廣而所因者本也皆有所啓發非苟然者紹熙五年七月 皇上踐祚有詔求言公以八月進此書未幾中書舍人陳公傅良又爲之繳進於經筵初欲刊于廣信而不及公之子淇念此書之未行將刊于家求爲後序經曰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明皇注云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有此說非也古文小異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文正公則曰始則事親也終則立身行道也患謂禍敗言雖有其始而無其終猶不得免其禍敗而羞及其親未足以爲孝也季使君又以明皇之事證之是矣某竊以爲猶未爲詳且明敢申言之夫聖人一經可謂詳矣而其立教之要專在此數語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是人之於孝未有無其始者夫子所以爲曾子諄諄言之正欲人之有終也夫子首則總言孝道次分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大小之分固自不同而又於此謂孝道有始而無終未有不及於

禍患者此則無有貴賤之別後雖具述孝治聖治之效以至終篇然其教人之最切無過於此上下一體俱當盡心焉明皇惟不知此所以不克其終可不戒哉篇末云孝子之事親終矣止爲啜祭之終猶未爲孝之終也若所謂孝之終與此孝無終始之終蓋謂立身行道死而後已者也故雖曾子既啓足手以其能全而歸之自以爲知免矣然而易簣一節猶在其後蓋大夫之簣猶非其正也嗚呼聖人之言可謂深切而能有終者亦豈易易乎其餘生無幾深知兢懼得正而斃所願加勉故以告有志之士且以補二公之說云

范文宣公文集序

惟昔賢者皆後世之師表而學者之慕古人則自各有不同如汲黯之慕爰盎司馬子長之慕藺相如若有不可解於心者本朝先正名德相繼如泰山喬嶽景星鳳皇事近而易考嘉言善行皆當取則而區區之愚少而讀元祐丞相忠宣范公言行錄反復終始正學大節偉識宏度贊歎不足於諸鉅公間尤願執鞭欲追逐其

文獻通考卷之四十八

戶

九

矢玩

萬一而不可得也如奏議國論等書責人如責
已助廉成德之訓又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
之路等語皆當終身誦之每恨未見其家集也
嘉定五年三月甲戌公之從曾孫中書舍人之
柔見過謂某曰忠宣文集未行於世晚而謫居
永州三年邦人至今懷仰比因沈使君圻赴郡
以家藏本屬之既已刊就而舊無序引徑以見
委某謹謝之且曰託名不腐豈非晚進之幸豈
非平日之願顧年衰學落何足以與此三辭不
獲則取而伏讀越兩日而盡得之蓋公天資誠

確篤志學問承文正公之親傳博之以泰山孫
明復徂徠石守道盱江李泰伯三先生師友之
益發爲詞章根柢六經切於論事無有長語而
一出於正文忠蘇公序文正公集有曰其於仁
義禮樂忠信孝弟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
而不可得又曰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
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公真是似者哉而
某之所尊敬者此又其餘事自其立朝出鎮廟
謨相業具載史冊不待贅言惟公本於忠恕得
二者之功用深入吾夫子闡域非淺丈夫所能

窺者溫恭惟謹無異稠人遇有當爲勇決過於
賁育此其大過人者然亦尚可勉也心平而寬
慮周而遠喜怒哀樂所發而必中克伐怨欲不
止於不行色含太虛無所適莫姑以其見於外
者一二言之鄧綰嘗奏罷公襄州及言者攻綰
則極力爭之謂已經先朝責降不應再有所貶
公亦非有意於以德報怨自謂上惜朝廷事體
下以安人情反側蘇黃門誦楊畏彈章而公去
相位它日 哲宗面斥黃門公從容爲解黃門
謂公爲佛地位中人章子厚得罪父年九十議
與一便郡公言當置往咎而念其親公本以議
新法不合而去及溫公將盡改熙豐之法公謂
特當去其太甚又須徐徐經理論差役一事尤
不可暴操心類如此公旣密明而責知隨州尋
竄永州蓋子厚必欲寘之死地而公素安義命
無一語怨之家人猶未平也風雨中覆舟於江
以救僅免拭面而語家人曰此亦子厚所爲邪
嗚呼使之從夫子於陳蔡當亦有不容何病之
言此非它人所及也蔡新州重得罪公力救之
上忤簾中下違同列賢如劉元城諸人以吳處

厚爲義存君親而詆公不遺餘力公不爲動卒
貫其死一時不以爲快及事之變自劉忠肅呂
汲公等雖終於貶所其得免於已甚者始知公
之不寘新州於死之力也汲公輩竄嶺表郊赦
未頒先謂難從恩宥公齋戒奏大防等年老疾
病何以自存迹其所罪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
情以異已爲怨讎以疑似爲訕謗誤國害公覆
車可鑒此不惟欲寤 泰陵正欲感動子厚輩
使之革心而從厚也嗚呼自熙豐元祐以至元
符紹聖之間世事屢變翻覆非一 徽皇踐祚

改元建中靖國流人悉歸四海望太平於朝莫
欽聖顯肅皇后與 徽皇待公而爲政至遣中
使遠至湖外好賜牽復迎勞不絕公時在瞽廢
風痺中知上果用我亦欲感激自奮而病不可
爲矣嗚呼天乎儻延以三數年之壽使再得政
則調一天下可以仰副建中靖國之意豈復有
後日之禍哉公旣已矣而蔡呂俱召呂又爲蔡
所擠而任蔡愈專矣此所以撫卷長懷而繼之
以太息流涕也後之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
其德者於此書可不熟復而力行之以代絃韋

之佩乎文正四子長監簿以疾蚤歿忠宣與二季皆顯衣冠蟬聯然自忠宣以來一百二十有四年而後中書舍人始繼世科實監簿之曾孫范氏之興未艾也

王魏公文集序

神宗皇帝不世之資高出百王始相荆國王文公君臣之間義同賓友奏對徃復載於史可知也元豐之初主德已成天容毅然群臣尊仰將順之不暇非復熙寧之比惟左丞魏公起由庶僚自結主知以省寺八品官而特許賜坐與府尹奏事而命奏罷獨進一爲柱史許以直前而又導之使諫待遇之意固已卓異於餘子公亦感慨自奮不負所學論事上前守正不阿精當剴切其視同列如野鶴之在雞群一時才氣無出其右者若其論說古今治亂災變警戒計邊餽之非實杜西師之再舉除市易之罰息而別以內外救徐勳之詔獄而戒其出入折姦佞之萌辯是非之際皆深中事機有以變移主意而一出於義理之正言議風烈凜凜生氣神宗傾聽獎拔嘗謂公曰朕與卿兄弟如同產然是

知神宗聖度恢偉容受直言而當時俛伏聽命無能有所論說者蓋皆具臣不足以佐下風耳不然公之抗直安得容於朝廷之上乎公之五世孫直顯謨閣厚之編次遺文屬某爲序某曰文公之文固不待序而顯校理之文曾南豐爲之序而陳後山繼之使某誦左丞之書則可何敢以此自任顯謨公求之不置某曰吾有以應子之求矣田承君晝天下士也送別鄒道鄉之言可畏可仰是豈苟於從人者在公幕府至十有五年微公不足以致此客微承君不足以入公之幕也爲公家傳其稱公之文則曰踔厲駿發卒歸宿於道制誥溫潤豐美得中和之氣而屬辭贍洽成於口授上數稱之誥命有可以通行者俾公爲定詞以新之公在翰林舊制尹京者不行詞時高麗修貢數以奏來上而所用荅詔以十數有旨學士等槩爲之執政欲人求一通以塞旨而上乃獨用公所草其後旣爲丞弼每下大詔令與通好夷狄多屬於公若籌邊之妙略立朝之大節皆炳炳如丹又採長老之論摺紳大夫之談謂公厚德懷人如晉羊祜直

節敢諫如魏辛毗吏治儒雅如漢張敞風槩整峻如唐溫造昌黎有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知其主可以信其客公之賢足以表千古承君之言可以信後世某不佞尚何敢措辭於其間

陳都官文集後序

制置使陳公由地官貳卿出鎮四明政成暇日以家藏曾祖都官文集刻之郡庠屬某爲序謝不敢且曰蔣魯公之序詳矣何敢贅旣不得命敬題于後曰高哉都官之節也魯公稱公之學曰雅志之所學以謂爲道而不爲利此學者之

所當守而不失仕者之所當遵而不變者也若夫平日之論高出於夔尚之上而至其趨時之事乃卑出於管晏之下者此固令舉之所鄙也稱公之文曰大者則以經世務極時變小者猶足以詠情性暢幽鬱蓋其於道如此而其辭亦不足道也可謂備矣然猶若有所畏避而不敢盡言某不佞敢補其所未言者嘗三復公之遺文而得其爲人蓋其抱負素已不群本之忠義充以學問以安定胡先生爲師所友自東坡先生而降皆天下士淵源又如此萬言之策經濟

之規模定矣自以親結 昭陵之知身雖在外
遇事輒發書論災異言尤激烈三上 英宗書
又皆人所難言迨 神宗作興銳意治功王文
公得君用事法度更新諸老大臣爭不能得抵
颺取爵位之人不可勝數風俗爲之大變至有
遠在蜀萬里外官爲偏州騰奏于朝盛稱青苗
新法之美而捷登膺仕者公方宰山陰例以秩
滿登館閣小忍不言豈不足以平進而抗章力
辯繳納召試堂劄自取竄責而不悔方且優游
廬山與劉公凝之騎牛松下窮幽尋勝以自娛
適嗚呼非凝之不足以當歐陽公之廬山高非
公不足以侶凝之之賢也使當時以公一言而
寤君相之意安有後日之紛紛哉公旣窮老以
死其子訢免又重得罪然其後再傳而得祕丞
及刪定二公三傳而貳卿出陳氏益大天之報
施何如哉讀公之文者能以是求之然後知公
之高風大節猶將廉頑立懦於百世之下毋徒
玩其華藻而已也

清真先生文集序

班孟堅之賦兩都張平子之賦二京不獨爲五

經鼓吹直足以佐大漢之光明誠千載之傑作也。國家定都大梁雖仍前世之舊當四通五達之會貢賦地均不恃險阻真得周家有德易以王之意。祖宗仁澤深厚承平百年高掩千古異才間出曾未有繼班張之作者。神宗稽古有爲鼎新百度文物彬彬號爲盛際錢唐周公少負庠校雋聲未及三十作爲汴都賦凡七千言富哉壯哉極鋪張揚厲之工期月而成無十稔之勞指陳事實無夸詡之過賦奏天子嗟異之命近臣讀於邇英閣由諸生擢爲學官聲名一日震耀海內而皇朝太平之盛觀備矣。未幾神宗上賓公亦低徊不自表裸。哲宗始寘之文館。徽宗又列之郎曹皆以受知先帝之故以一賦而得。三朝之眷儒生之榮莫加焉。公之歿距今八十餘載世之能誦公賦者蓋寡而樂府之詞盛行於世莫知公爲何等人也。公嘗守四明而諸孫又寓居于此嘗訪其家集而讀之參以它本間見手藁又得京本文選與公之曾孫鑄哀爲二十四卷中更兵火散墜已多然足以不朽矣。公壯年氣銳以布衣自結

於明主又當全盛之時空乎立取貴顯而考其
歲月仕官殊爲留落更就銓部試遠邑雖歸班
於朝坐視捷徑不一趨焉三縮州麾僅登松班
而旅死矣蓋其學道退然委順知命人望之如
木雞自以爲喜此尤世所未知者樂府播傳風
流自命又性好音律如古之妙解顧曲名堂不
能自己人必以爲豪放飄逸高視古人非攻苦
力學以寸進者及詳味其辭經史百家之言盤
屈於筆下若自己出一何用工之深而致力之
精邪故見所上獻賦之書然後知一賦之機杼
見續秋興賦後序然後知平生之所安聲鏡烏
几之銘可與鄭圃漆園相周旋而禱神之文則
送窮乞巧之流亞也驟以此語人未必遽信惟
能細讀之者始知斯言之不爲溢美耳居閒養
痾爲之校讎三數過猶未敢以爲盡方淇水李
左丞讀賦上前多以偏旁言之因爲考之群書
畧爲音釋闕其未知者以俟博雅之君子非敢
自比張載劉逵爲三都之訓詁也某先世與公
家有事契且嘗受廬焉公之詩文幸不泯沒某
之願也公諱邦彥字美成清真其自號歷官詳

見志銘云制使待制陳公政事之餘既刊曾祖賢良都官家集又以清真之文並傳以慰邦人之思君子謂是舉也加於人數等類非文吏之所能爲也

北海先生文集序

皇朝文章之盛高掩前古 徽宗在御天下承平上則日有戴承星文雲彩之效祥下則靈芝朱草赤烏白鵲之呈瑞名表進賀殆無虛時文士角立爭奮所長無不工緻形容鋪張以爲盛觀會進築順州得枸杞宿根於土中其形爨伏

仙家以爲千載所化馳獻闕廷上生於壬戌正符所屬之辰尤以爲善祥百寮欲以詰朝拜表諸公閣筆相視無以措詞先是庠校英才久束於王氏之學不習應用之文車駕幸學欲進一表而無能應者時翰林學士綦公爲諸生出藁袖間無不驚服至是已爲學官有薦公名者延致東閣授以題意公從容屬聯妙絕一時首日靈根夜吠變異質於千年駟騎朝馳薦聖人之萬壽眷荒裔沈藏之久實王師恢復之初物豈無知時各有待既進天子爲之改容即日喧傳

京師諸公咸自以爲不及也公初起北海之濱
學殖甚富不求人知自是貴名日起遂登館殿
未及施用而以內艱去矣建炎二年 高宗駐
蹕惟揚公航海朝行在一再遷而爲郎明年輪
對一見契合恨見之晚擢左史攝瑣闥召試中
書文不加點玉音擊歎即正西掖進用之捷未
有近比永嘉南渡之行公在帝側實代王言詔
旨所至讀者感動諸將奔走承命如陸宣公之
在奉天也尋入翰苑當羽檄旁午書詔填委之
會而播告之修不匿厥指呂忠穆公以首相開

督府訓辭尤爲宏偉有曰盡長江表裏之封悉
歸經畧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呼其能布宣
威靈張大國體類此蓋公篤意經術博覽強記
以直道自任才高而氣剛平時爲文不爲崖異
之言而氣格渾然天成故一旦當書命之任明
白洞達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意所在非規規
然取青媿白以爲工者比也夫唐文三變宋之
文亦幾變矣止論駢儷之體亦復屢變作者爭
名恐無以大相過則又習爲長句全引古語以
爲竒倔反累正氣况本以文從字順便於宣讀

而一聯或至數十言識者不以爲善也惟公與汪龍溪追還古作謹四六之體至于今行之然此等在公皆爲餘事盡忠竭誠遇事極論進而造藪退多削藁以輔成中興之業公之力爲多焉公之薨於紹興十有二年秦丞相方當國專政以罷相草麻之憾恨不得甘心焉至二十九年而後宗丞李公益能始狀其行又至三十三年而後得參政周忠簡公銘公之墓公之從孫煥手集公文爲五十六卷藏於家某生晚不及拜公下風而多誦公之文贅俸丹丘始見家集益聞出處之詳晚而投閒有更生者亦公之從孫蚤有雋聲寓居吾鄉嘗以公海上詩刻求跋爲之詩曰晉陽固自有高共奉天豈可無宣公當時扶日滄海東尚想健筆驅長風指麾諸將如奴董中興當數第一功斷碑毋庸詫詩工制藁具在鑿坡中更生致謝再三且曰今之知北海先生者蓋寡遺文將遂版行願爲之序某曰公之文有傳又得託名於不朽不復固辭屬更憂患旣免壅而後敢爲下筆懼不足以發揚公之盛烈謹銜媿而書之公諱密禮字叔厚濰州

人北海其自號也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八

文苑三集卷第四十八

序

三三



